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輯
沈雲龍主編

淞滬血戰迴憶錄

翁照垣述

附：愛華編：淞滬中日血戰初集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滬 淞

血戰迴憶錄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西曆月餘中，我旅日遊日有衝動軍部，戰事既終，各方亦斷續開戰，戰事停者，日亦數十起，殊難一一詳述，我旅日因戰事人機斷其業，並參照當日陣中日記，草為略述，同有文字小後，或就其未安之處，概由諸人負責。」——羅時國

一 前言

戰爭是人類的恥辱，是和平建設的破壞者，是殘暴的大規模的屠殺，玷污了人類的情感，惡化了人類的思想，使整個的世界陷入於恐慌殘酷的境地中，這都是我們從非戰論者的口中所常聽到的話。

這話在某種意義上是極有理由的，求生是人類共通的慾望，誰都不願意死亡，更不願意為他人所殺戮，我們亦希望世界有永遠不再見到像戰爭一類的事情；大家在美好和平的地球上創造新的快樂，使地球或為更可眷戀的所在，使生命成為更有價值的東西，不分種別，不較強弱，熙熙攘攘，天下一家，我們亦不以爲這祇是一種理想的話，人類是會有一天進化到這種高尚優美的程度的。

不過這還是很遠的將來的事。

在我們生活着的現世界裏，戰爭還常是一個不速之客，我們不得不時時準備着戰爭的突然的襲來，不得不時時準備去應付這種無可避免的慘酷的事實，我們是積弱的民族，是被壓迫者是

一個弱國的國民，是在列強積極侵略政策之下，反抗着，拚扎着，以求解脫的民族。

我說我們不得不時時準備去應付這種無可避免的慘酷的戰爭，就是因爲我們是積弱的民族，強者用戰爭爲最有力最末後的掠奪手段，我們若是不甘屈服，便不得不被迫而採取正當的自衛，因之我們便無可避免地捲入了戰爭的漩渦。我們即使是最安本分最愛和平的民族，即使絕對不願意戰爭的來臨，但戰爭終於要慘酷地來踐踏我們；因爲我們是魚肉，野心者時時都想來宰割。戰爭雖則是恥辱，但屈辱於槍尖砲口之下而不敢反抗的更是恥辱，和平雖則是可貴，但爲正義而戰爭，比和平還要可貴萬倍。我們也反對戰爭，但對於自衛的行動，卻以爲是最大的光榮。

親愛的中國同胞，愛和平是我們的天性，但一百年來，我們亦已經過了好幾次的國際戰爭了；我們總是任人凌辱，任人屠殺，任人劫奪，我們受了戰爭的慘毒是如何的重大，但我們將怎樣去取償呢？我們從戰爭所失去的，只有戰爭才能夠給我們帶回來。戰爭把我們累得貧弱交加，但亦只有戰爭才能恢復我的健康和富裕。（我所指的是對外作戰）我們中國人是不應該取這空口說和平的，和平根本就不我們眼前的需要，在一個被任意壓迫任意屠殺的國度中講和平，那只是懦弱無恥的表現罷了！我們要自由，我們要平等，我們要正義，我們要做堂堂皇皇的中國人，在公共的地球上俯仰無愧；倘如非戰爭不足以達到這個目的時，我

們亦只有被迫而採取這種暴烈的手段！

戰爭，戰爭，自衛的戰爭，垂危的戰爭，正義的戰爭，自由的新中國，將賴你以創造！

淞滬戰事至今，轉瞬已是數月了，從戰國的開始至協定的簽字——以至於現在，我們的熱血，無時不在沸騰着，而以未曾戰死沙場為大憾。我們常為民族的生存與領土的完整，犧牲血肉之身，與無理的敵人周旋逾月。在我們是一種出乎天性的愛國愛族的衝動，一種維護公理和正義的熱誠；這種衝動和熱誠，使我們能奮不顧身，以死為榮，而造成此可泣可歌之戰役。我們雖則亦了然於成敗利鈍之數，但我們仍然不得不戰；以新戰死的精神去衝鋒陷陣，省得活張着眼睛，看國土主權讓人家分裂蹂躪。我們完全忘卻了自身的生存；自己的靈魂，已溶合在整個民族的大靈魂裏；我們的生命永不會消失，如其民族的靈魂長放着自由的光輝。我們為民族的靈魂銳厲的呼聲所喚起，接受了牠嚴重的吩咐，所以會去灑熱血，拋頭顱，企求在敵人的鐵蹄下，爭奪牠垂亡的命運。諒光第將軍當知道這樣去戰，馬占山將軍亦當知道這樣去戰！

在戰爭已成往事的今日，我們追憶起那月餘的奮鬥，更使我們堅抱了一個偉大的決絕的犧牲的志願。國運復興的要求，民衆熱烈的擁護，士卒犧牲的決心，這些教訓與啓示，在我們心中交織成堅韌的意志，使我將準備以更大的力量和更大的犧牲去正視敵方猙獰的面孔，繼續準備，繼續犧牲，這是我們眼前應該高呼的

口號：一百年來積弱不振的中國，決非一次小小的戰爭所能使之興起，我們應該準備去對付更多的決戰，更大的決戰。眼前的犧牲算得了什麼？死得幾多人？被燒得幾多房子？我們一起沒了幾多損失？在國際的戰爭中，這算得一回事麼？這樣的戰爭不應把我們震撼更多更大的戰爭，設在後頭呢？為求中華民族的自由與平等，我們還得準備去付更多更大的代價。這個小小的戰爭決不是最後的一次，而只是長期爭執的開端。我願意向我一切親愛的同胞們一再陳明，我們以前從戰爭失去的，以後亦只有從戰爭才能夠取回來。我們應該明白，我們所希求的是中國的自由和平等，這是一件價值極高的東西，不能賒付些微的代價就可以拿到手來的。我們犧牲了多少，藉得到的亦是多少，所以我們應當準備更大的犧牲，去獲取更高的代價。我們要從這個小小的局部的爭鬥，學習得來應付真正的大規模的國際戰爭的能力。我前面說過的，我們是弱小民族，是被宰割者，戰爭是我們前途所將常迎面的東西。

戰爭的結果，在事實上，我們是失敗了；但這是我們早就料到了的。明知祇有失敗而仍不得不與強敵相周旋，因為這是我們對於人類對於國家的義務上所必須盡力的。失敗使我們慚愧，但決不使我們懊悔。在這失敗裏面，是光榮的犧牲，是純潔的忠實，是中國靈魂幼弱的試啼。失敗使我們慚愧，但我們卻因而獲得民衆的同情與擁護。這個失敗是我們將來成功的開端，我們因而增加了血前無慮的勇氣和再接再厲的決心。失敗，這亦決不是最後的一

備，我們還得再經過三次五次的挫折；但這是階梯，是走向成功的高台的步級！失敗，失敗，失敗之後，跟着的是成功，是中華民族的解放，是光明的生活和自由的存！在我們雖然因為這回的失敗而覺得愧對親愛的同胞，但我們繼續不斷的努力，將以更大的犧牲，贖回以前的罪過！在這回的戰爭裏，我們從戰事所損失的，和從戰事所獲得的，我不知道那一方面比較的多，但我相信在精神上，我們是勝利了！至少至少，我們覺得我們奮為民族的生存而戰，奮為人類的正義而戰，奮以最高深最純正的動機去犧牲！在物質上，我們的確是受了損害，但在精神上我們是踏進一步了！

民衆熱烈的同情和實力的擁護，是我們最大的鼓勵和教訓。民衆使我們明瞭自己對於國家的責任，催促我們走上光榮的道路。民衆不單擁護我們，使我們有力量去作戰，並且指示我們戰爭的意義和價值。這次的抗戰，所表現的完全是民衆的力量；是民衆的力量，帶着軍隊的武器去表現，這是我們認識得非常清楚的。民衆方面的慰勞，被濟種種物質上的援助，固然與我們以極大的鼓勵，而尤其是他們在悲憤充塞，呼籲無門時，所發出來的慘厲的呼聲，更使我們覺得只有戰死沙場才能解除他們的慘痛於萬一。如其這回的血戰有些微的功績可言，則這光榮的冠冕，還應該戴在民衆的頭上，那些在戰場上喋血化屍，投身斷臂的戰士，都是受命於民衆的忠僕，他們的戰是為民衆，也只有民衆才能使他們戰！

生為現代的中國人，別的不如人家，只有「光榮的死」的

機會是比別人多的！不平等的國際地位要求我們去死；不自由的民族生命亦要求我們去死；我們只有用死去爭取自由和平等，這死亦便是光榮的死，是我們所追求的。數千殉國的戰士，已經完成了他們的使命了！我們不覺得悲傷，又覺得羨慕！他們死得真光榮，他們的生命已寄託在整個的民族生命裏面而長存了！他們確到了「光榮的死」的好機會，這是他們的幸運。我們活着的，只有追慕他們的血跡前進。中國的命運，決不是死了幾千幾萬人的性命，便可以完全挽回來的，我們死的機會還非常多，只要我們都有決心去成爲「光榮的死」的隊伍裏的一個。

下面所記的，是我們在淞滬停戰月餘所經過的概略。當時只當將每日的事件，用簡略的字句記下來，現在偶一翻閱，便覺當日的情景，歷歷如在眼前。我也願重把牠較爲詳細地敘述出來。有許多人家傳來查詢當日作戰的經過，現在看了我們的敘述，亦許可以明瞭多少。在敘述時，軍長的決心，各位師旅長的膽識和諸戰士的勇敢堅強，都是我們所不能忘記的。

廿一年六月五日編

二 戰事的醒睡

這一次戰事的發生，決不是偶然的衝突所引起，我們爲明瞭戰事的責任起見，不能不將戰前隱微的經過說一說。

日本的軍閥，爲積極完成其所屬大陸政策的好夢，不恤破壞國際盟約，拂逆世界輿論，在去年九月十八日，對滿洲開始作武力

的佔領，並繼續佔領東北三省。在事實上，東北全部的土地，老早就在日人的掌握之內，日軍什麼時候發動，便可在什麼時候佔領；不過在他們未實行軍事佔領以前，中國的許多人民都還不十分覺覺罷了。若說東三省的「失」，是失自九一八以後，這倒是表面的觀察。去年照垣從歐洲回來，經過滿洲長春許多地方，在悲憤感概中逗留了兩三星期，當時就覺得東北除運用着中國的郵票印花而外，在實際上，已然是別人的了！所以東北的不抵抗，也許是抵抗的不可能，但這卻增加日本軍閥的驕傲和輕率，把中國的軍隊完全不放在算盤上。上海的突然的事變，一半亦是這個原因。假使當初日本的軍閥知道中國的軍隊居然亦能夠和他們對抗逾月，居然亦能夠給他們以嚴重的損失，他們是絕對不會來嘗試的。在他們的初意中，中國的軍隊一定聞槍色變，見敵即逃；只要略為恐嚇，便可以使中國的隊伍棄地而遁的。所以當時日海軍陸戰隊的司令磯澤少將，便有四小時內佔領關北的豪語；雖則後來一直戰到四百小時後也不會進佔我們一寸一尺的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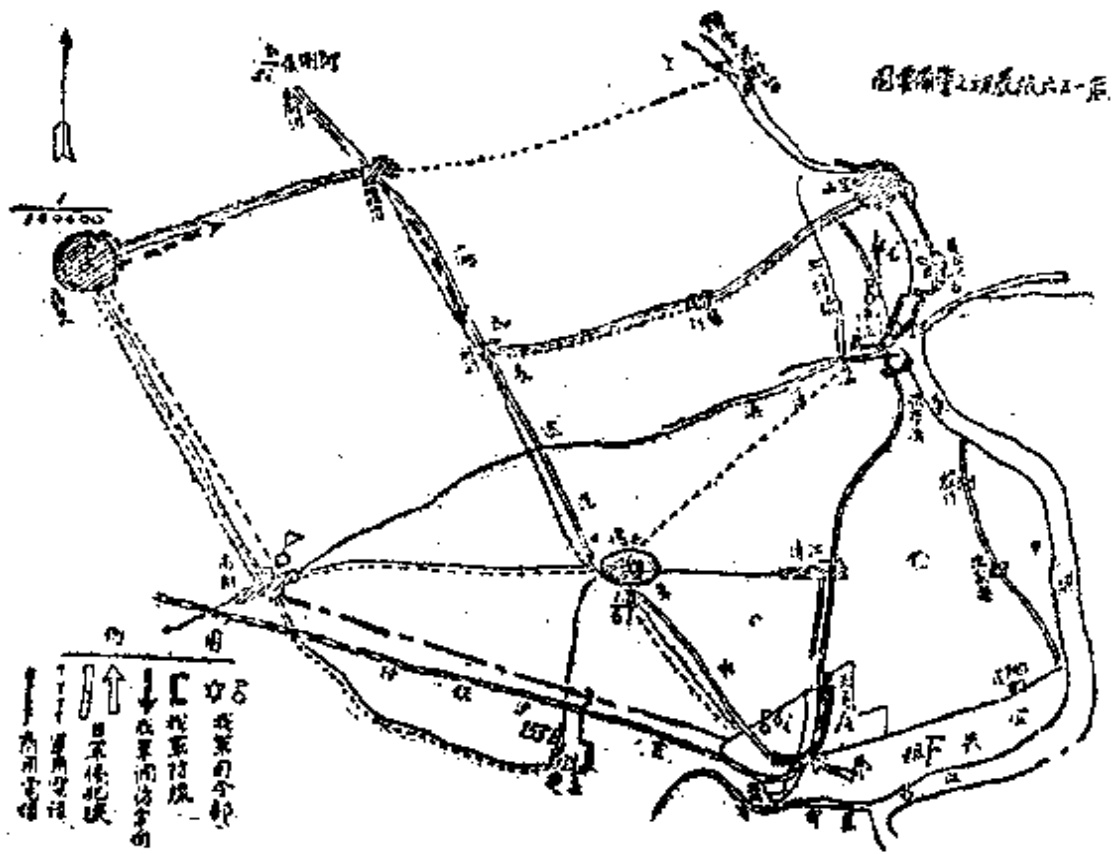
上海的事，顯然是因東北而起的。他們想在我們全國的經濟中心，給我們一個嚴重的打擊，使我們更沒有力量去顧到東北；這種舉動，在性質上，是和他們在天津、瀋陽、汕頭等地的恣意挑釁，有若一樣的意義。對着我們示威，給我們以牽制。其次呢，關北似乎是一個天然的日本租界，所以他們不恤進一步為武力的佔領，步武於他們在東北之所為。這完全是日本軍隊慘淡經營的一貫的

侵略政策，只看他們在市政府苦心孤詣委曲求全地接受他的種種無理的要求之後，還繼續做出一月二十八夜的暴行，就可知道，所以在國際的觀瞻上，誰是肇禍者，誰發出第一顆子彈，誰應該擔負戰事的責任，已經是一件很明顯的事。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十九路軍還在江西進行剿匪的工作，這消息到達之後，從第二天起，我們便提出「團結一致，打倒日本」的口號。這個口號，一直到现在，我們還是天天的喊着，在出操時，在集會時，在一切訓話的場合時。我們一天到晚，耳邊都充滿着這個激昂憤怒的呼聲。這個口號漸漸地成為我們一切願望的中心，漸漸地成為我們唯一的使命；一直到十九路軍被調來京滬線上，我們抗日的情緒更加高漲，決心亦更加堅定，因為種種迫近的可悲可痛的事實，不斷地給我們以不可磨滅的激勵。若不是敵對的行爲忽然在上海發生，我們中間是會有許多人因良心的催促和熱血的鼓動而向東北走去的。我不相信有一個中國的國民，當關到日本人對我們這樣的侮辱，而能夠不憤慨萬端，而且我們又是軍人，背負着特殊的責任的。

十九路軍調到京滬線以後，七十八師是被指定擔任松滬的衛戍的。松滬的衛戍本來由稅警團擔任，七十八師到後，才將南市和吳淞的防務移交關五五旅的一二兩團。關北的防地暫時仍由稅警第一團擔任。一直到一月四日，我們才奉到軍長的命令，轉令駐太倉的第六團前往接替。第六團於八日全部到達關北大營。

帶，並將防務接替完畢。我們的警備——一五六旅——本來是在嘉定，亦於十日移駐大場。十一日奉師長命令，將滬滬一帶警戒



駐地從新區分鐵道以南，第一五五旅擔任警戒（鐵道周之）鐵

道以北（由暨南大學北邊起）及滬河吳淞歸我們這一旅。當時即派第四團擔任吳淞寶山的警戒，第五團仍擔任嘉定和滬河，第六團仍留駐閘北大場原地。第四團於十四日上午完全到達並接替配備完畢。

在這時期日本藉口於中國民衆的抗日抵貨運動，以逐步加緊的高壓政策，極力向中國政府和民衆挑釁，以爲軍事發動的引線。中國的民衆，這時正因爲東北事件的日趨嚴重化，悲憤填胸，對日人激起空前未有的惡感。中日衝突，在日本人也許以爲中國的軍隊決不會抵抗而假定其不會發生，但在我們則早已感到這衝突的必然性；至少是從二月十八、十九兩日以後，我們便料到衝突的不可避免了。但我們這時卻還都抱着冷靜鎮定的態度，聽候政府的交涉處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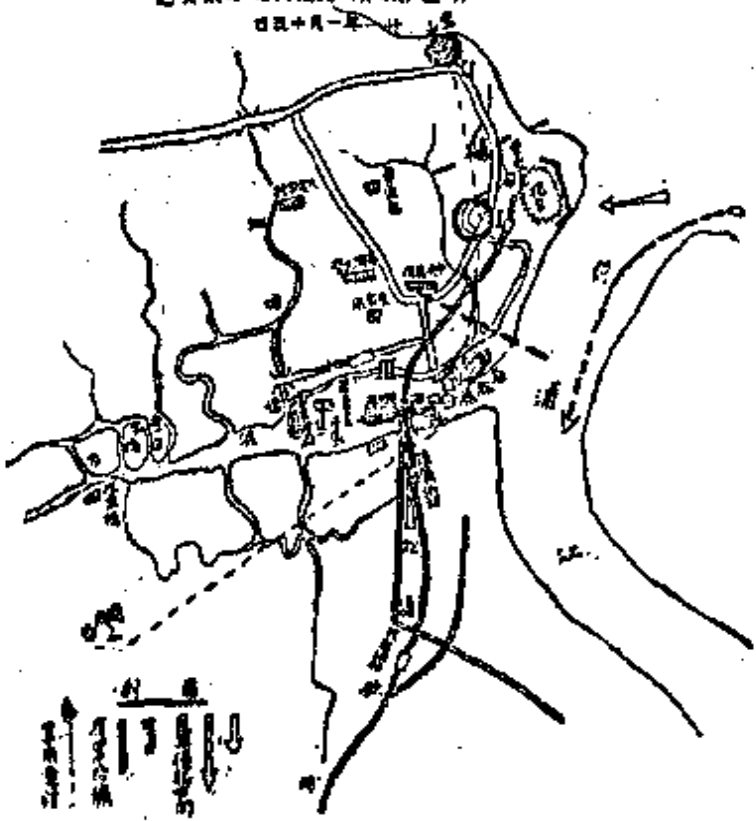
日本的第一個步驟是浪人政策，利用浪人不法的行動以挑起釁端，以後便用政治力量來恫嚇，恫嚇不遂時，便採用砲艦政策，務達其所欲而後已。他們一方面既由日領向市政提出五項無理的要求，一方面由他們的海軍司令官，在報上公佈「如上海市長對於日領的要求，不予以滿意的答復，並不將五項要求立即實行時，則海軍司令官將採取相當手段以保護日本帝國之權利利益」的文告，同時他們向國內增加援兵，以爲積極作戰的準備。在這個恐怖周流戰雲密佈的當兒，我們對於敵方和極的壓迫行動自然非常注意，同時亦惟有積極的準備對付

以防萬一而已。軍長在這個時候便已下了犧牲抵抗的決心。

二十三日的午夜，我們接到師長轉下軍長的極密命令如下：

- 一、據聞日方現派大批陸隊來河，有向我政府處迫取接受兩國通商，并有自由行動之命。
- 四、

第一六四師在吳淞地區要圖



二、我軍以守衛國土克復軍人天職之目的，應嚴密戒備，如日本軍隊確實向我駐地施
謀攻擊時，應以全力撲滅之。

三、七十八師第一五六旅擔任京滬鐵路以吳淞海濱山之線，派要佔領陣地。

四、七十八師第一五五旅擔任京滬鐵路（包含鐵道）以南至虹橋曹河河之線（南
市橋之圍在區域）扼要佔領陣地。

五、吳淞要索司令，應嚴密戒備。

五、吳淞要索司令，應嚴密戒備。

六、鐵道海隊及北站之隊兵營，係七十八師第六團團長張君所派。

七、丹陽六十師之團，係明（二十四）日開至南翔附近待命，其餘團

毛各師均預備隊，在原地候命。

八、各師警務及保衛團，受各該地高級指揮官之指揮。

同時師長的命令如下：

一、第一五五旅旅部應移駐北新橋，即開新原位置，團部即行開往北
新橋，紅橋、楊廟等處均於嚴防。

二、第一五六旅旅部仍置於大橋，應嚴守吳淞丁廟，嚴防於大橋對
江一帶特別注意，並派隊擔任河之警戒，開北一帶，應嚴防敵機之襲
擊，應付當面之敵，如戰鬥開始，各就駐地，據要佔領陣地，努力撲滅敵人。

我（照垣）接到軍長師長的命令後，即下令如下：

一、第四團在吳淞山一帶陣地，應嚴守工事，而死守之。

二、第五團除第一連在曹河擔任警戒外，其餘部隊均於大橋，並派出一營
駐江灣附近，對法方面嚴密警戒。

三、第六團在大橋之兩側，務須嚴密警戒，並派佔領陣地，嚴密戒備，其餘團
隊命令均照。

除第四第五兩團遵照上令配備警戒外，第六團團長張

君崑的報告如下：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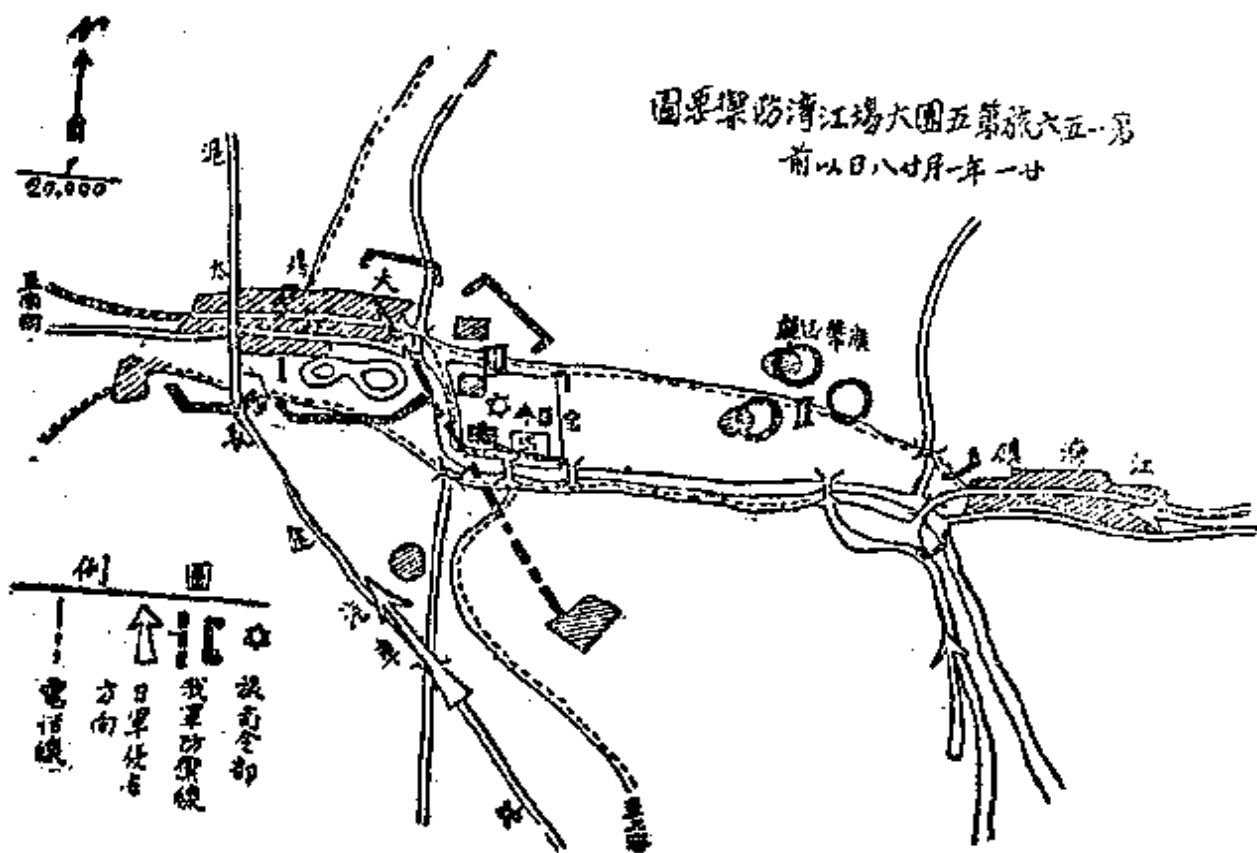
二、各部到滬後，即在開北京滬鐵路北站起，沿滬涇路之寶山路、虹江路、中央
路、天通庵路、曹路等各路口，至八字橋止，嚴密警戒，並派佔領陣地，嚴密戒備。

三、第一連抗敵，由會文路至宋公廟路之線，為第二連抗敵。

四、北之警務及保衛團已嚴密戒備，非許在陣地前擔任警戒。

五、駐兵仍守北站，嚴密警戒，則防又在吳淞軍警會命。

第五旅第六團五團大場江灣防禦要圖
 前以日八月一年一廿



從上面的命令中，可以知道我們當日早已對於我們的壓迫者下了抗戰的決心，並且迅速地在作應戰的實際準備。我們雖則絕沒有先開戰端的企圖，但我們卻清楚地預料到有一天會被迫而採取自衛的行動。在幾次的軍事會議中，我們都表現了一致的精神和決心，不屈不辱，抗戰犧牲。我們對於日人的橫暴無理，憤怒和憎惡已到了極端；在激烈的會談間，我們都雄心勃勃地，想給日軍以一種嚴重的教訓。下級的官長和士兵們，更因為種種積極備戰的工作而興高采烈；在他們的心裏，簡直是在盼望戰事的來臨，好一洩他們的悲憤。「我們有什麼面目去對民眾呢！」他們長是這樣說。在這班經過長期的苦戰生涯的戰士們看來，不立刻和日軍痛打一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他們甚至於暗地裏在鄙夷高級是官的懦弱！戰鬥在他們是家常便飯，這回的對方又是他們所最痛恨的日人，更足以鼓勵他們新鮮的活力而覺得踴躍欲試。在我個人方面，日人的橫暴和國人的冤抑，都給我以同程度的激勵。我記得有一次，我停留在一家旅館裏，我穿的是軍服，但沒有人知道我是誰；有一個侍者用責罰的語氣向我說：「你們為什麼不去和日本人打仗？」我當時沒有法子回答。他在火車上，我亦碰過同樣的事：車上的侍者來和我攀談，他說中國的軍隊不好，自己打自己倒是兇得很，一看見日本人就像老鼠見了貓，完全不中用。後來他亦一樣的問我，為什麼

不敢去和日本人拼一拼在碰到外界的朋友時，亦時常聽得同樣的話，一直到後來，我竟不大敢穿軍服在外面行走。我們許多同胞都有同樣的經驗，心裏都是說不出的氣悶。士兵們在外購物時，亦時時給民衆冷落，使他們想和日軍拚命的決心一天似一天。所以後來開火之後，他們能以前此未有的勇敢去作戰。

閩北的佔領，在日人方面似乎是既經決定的計劃，非達到目的不可的。日本人以為在上海民氣激昂之下，上海市長大概不會接受他的要求，他們的軍事發動便將有所藉口。後來條件接受了，他們卻又節外生枝，說是日軍對於閩北情形，極覺憂慮，因該處日僑衆多，決定派兵到該項地區，維持法律與秩序。倘如日軍當局真像擠心於居住閩北的日僑，則這時通告日僑，移住租界，正是極應該極便當的事，斷沒有不和別國領土主權，擅自派兵至其僑民所在地以為保護之理。況且實際上，在日軍當局發出該項通知與佈告時，閩北的日僑早已搬移一空了。日本軍事當局發出派兵佔領閩北，及希望中國軍隊自動退至鐵路以西，撤除該地佈防的佈告時，是晚上的十一點鐘。（吳市長在十一時廿五分始接到該項佈告副本）這裏面的用意是極明顯的，就是恐怕中國的當局，一例的接受他們的請求，使他們沒有進兵佔領的機會。所以該項佈告發出後，約莫一點鐘的光景，他們事先佈置好的隊伍便一齊發動起來。他們顯然是斷定中國的當局會接受了他們的請求，而不顧我們有考慮的時間和撤退的機會。所以以後的有力的抵抗，完全

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而使他們驚惶失措，進退狼狽。

對於日軍當局的驕悍輕率，橫暴無理，原無加以駁斥揚擊之必要。因為我們倘能抵抗時，便無妨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能抵抗時，只有退處於敗亡之境，不願抵抗時，則只有屈服於淫威之下，簡言之，是非在乎實力，槍炮響於言語而已。我們的自衛能力如其不可輕視時，人家亦決不敢派兵來我們的領土內保護他的僑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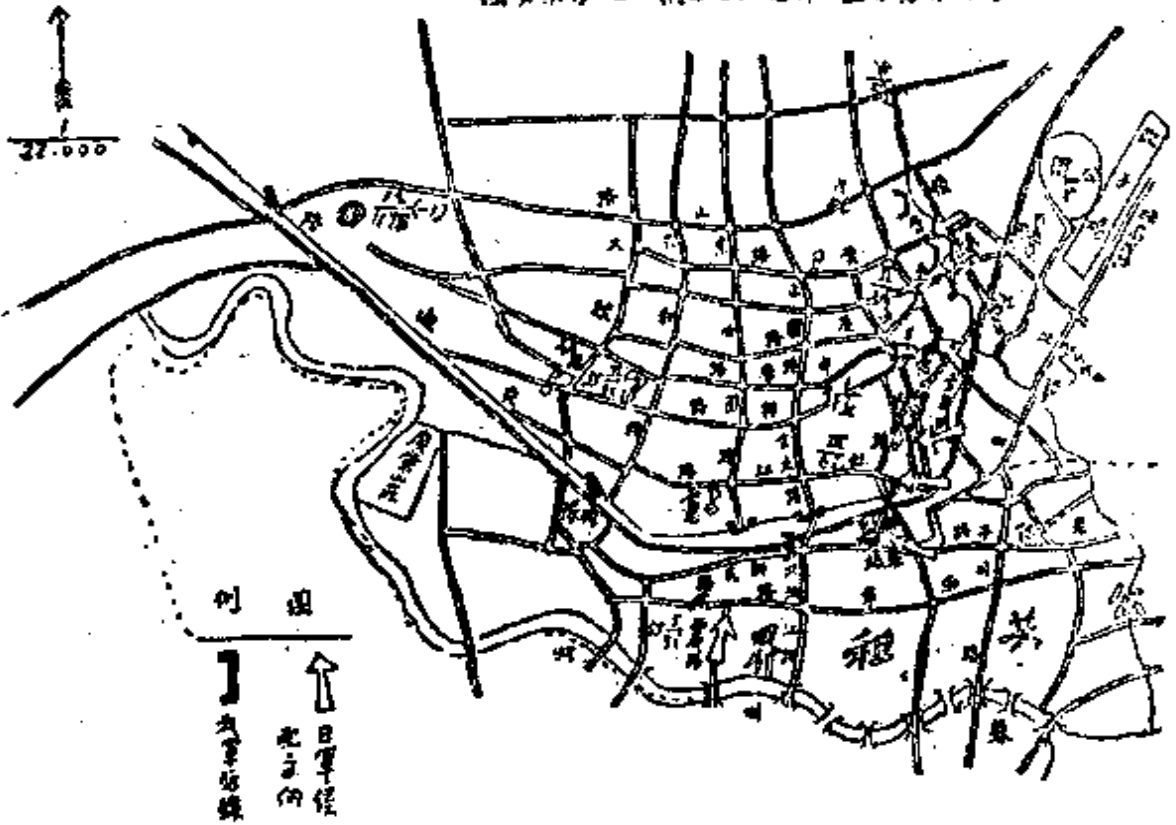
我們與其徒然痛恨敵人，不如反而求諸自己。

三 一月二十八夜

因為知道日本軍事當局積極圖謀進犯，所以我們亦在各個扼要的路口，佈設防禦工事。直至一月二十八日的下午，兩方對峙的形勢，已到了劍拔弩張的時候了。這似乎給大日本帝國海軍陸戰隊的莊嚴以一種侮辱，中國的軍隊，竟敢作抵抗行動的準備。在上午九點鐘時，橫浜路左近的日本小學校，調來了二百幾個海軍陸戰隊，和我們對峙着。江灣路的日軍司令部附近，亦有日兵四五百名，機關槍三挺，向我江灣方面警戒。同時我們亦加緊注意事態的變化，因為在這一兩日間，日本當局容一再聲明將採取所謂「必要的手段」以實現他們的五項要求。

但是，在這時候卻來了一個大轉機，把我們腦裏所預備去接受的一場血戰的幻影都一掃而光了。在下午三點鐘時，我們接

圖要案之北同在日八廿月一國文第旅六五



總司令的迷途

「本在駐滬長來，軍政部長到滬午步軍同統，此市上上海開去一會動，已全通思其一團，即日開往擔任，所有該地之第七十八團軍隊，若即往駐防，而將將將情形具報，又據廣民谷司令於午會，已派軍隊，在於明（二十七）日，到滬接防各營。」

「第七十八團第六團團長許開北一帶動，事交派兵第六團後，應快動務交齊完，即往駐防，或前附附近。」

我當時接到上項命令後，即轉飭第六團團長張君密

遵照辦理，張團長當時打電話給我：

「旅長，我們給調開到真茹去麼？」

「是的。」

「哦！」

「哦！」

雄心勃勃的張團長，既然有些憤慨，如其（七一）封進攻的命令，我相信他一定硬硬地大笑的。但這時日軍進犯的企圖卻更加明顯了。日軍司令部附近的警戒更加嚴重，配備了五輛鐵甲車和三十幾輛馬達自由車，具備進攻的姿態。寶樂安路口亦設有機關槍四挺，武裝馬達自由車十餘輛，士兵三四十人。同時日本小學的海軍陸隊亦增加至三四百人，日僑紛紛從閘北區域搬出，租界當局亦因觀察事態的嚴重而於下午四時宣佈戒嚴。日本的便衣隊等更東奔西逐，到處出現。這時只消任何方面先發一槍，便可

以造成全部的激戰了！

有人以爲倘若憲兵第六團能於當晚趕到接防，則戰事可不敢發生，這是錯誤的。午夜進攻，佔領開北，這是日本軍事當局的既定計劃，必須執行的。無論當之者爲十九路軍或憲兵團，戰事都是免不了的。除非我們屈服不戰。當日午後八點鐘時，我接到張團長的報告，說是憲兵第六團已有一營到達真茹，一方面因爲接防時間太晚，一方面又因爲憲兵兵力不敷分配，已經用電話商定明（廿九）日拂曉開來接替等等。我便令張團長要繼續嚴密警戒，不要因爲快要接防便疎忽起來。實際上，這時兩軍間的空氣已是非常緊張。張團長這時一方面在準備移交，一方面仍在施行嚴密的警戒。午夜事發以後，士兵能夠沉着應戰，愉快勝任，實有賴於張團長之佈置得法，自然亦有賴於他的勇敢。

日本圖佔開北的野心，果然已到了圖窮匕見的時候。晚上十一點時，我接到戴司令的電話，說是據報日軍有佔據開北的企圖，將於晚上向我軍施行攻擊。囑我轉飭部屬，嚴密戒備。我這時雖尚未見到日軍司令「派兵護僑」的文告，便早已判斷日軍今晚必有所動作了。我接戴司令的電話後，便由參謀主任下通知如下：

一、檢閱今晚敵有佔領開北之企圖。

二、本旅決在原地固守，如敵來犯，即以全力撲滅之。

三、第六團應即進入陣地，嚴密戒備。其他各團，應在原地準備。

十一點二十分時，張團長用電話報告已遵令依原來配槍，飭

各營進入陣地，另飭第三營營長吳履遜，派兵一連，防守寶山路，協同駐北站的憲兵第一團之一連，及鐵道砲隊，固守北站，爲我軍左翼的據點。並說日軍已經在北四川路天通庵車站一帶集合。我當時告訴他說：

「好好的準備，機會快來了！」

「哈哈，機會快來了！」

我知道時他是滿心高興的，只恐日軍不肯先啓戰端。

十一點三十分時，忽然在靜默而又緊張的空氣間，聽到一陣極清亮的步槍聲，接着便聽到密如聯珠的機關槍聲……立刻又接到張團長的電話：

「日軍已開始向我們攻擊了！他們由虬江路，廣東路，寶山路，橫浜路，天通庵路，青雲路等處，用鐵甲車掩護，向我們這邊衝過來……」

「打罷！不許退走，守住原有陣線……」

這便是戰鬪的開始！

我一方面令第六團奮勇作戰，絲毫不可示弱；一方面又第五團準備增援。

在戰事未發動以前，我亦曾考慮過我們的戰鬪力是否能夠和日軍對抗？我的結論是「能，如其我們能排除了自餒的心理！」我歷次對我的部屬訓話，都和他們說明日軍的如何不足怕，如何處有其表，意思就是在排除他們體外的成見。我們每天早晚都憤

怒地高呼打倒日本，的口號，亦是在養成自己的氣概。我在日本住過好幾年，並且在他們的士官學校畢了業，對於日軍裏面的兵將，將得缺乏實際的戰鬥經驗諸點，我是看穿了的。日本士兵以能喫苦耐勞名於世，但在這一點上，若和中國的士兵比較，就差得遠了。日本士兵是知道某種事項為勞苦而努力去忍耐，我們的士兵則是長處於勞苦之境，把勞苦二個字的意義都忘記了。我雖然亦嘗想到戰事的終局，我們總非失敗不可，但我又想到在中日一切的爭論的總結帳中，我們將無疑地得到最後最大的勝利，眼前雖則戰敗，卻是向最後的勝利前進了一步（我是一個積極的樂觀者）。

何況我們是處在一種成敗利鈍生死榮辱都不暇計及的境地。戰爭約莫開始了半個鐘頭，突然的激亂漸漸於鎮定，檢閱一陣一陣的加密。這時大部的日軍，用鐵甲車數架掩護，由虬江路、寶興路、廣東路等，向我們正面的陣地進攻，橫浜路、天通路、青雲路等處的敵軍，約莫六七百人，亦用幾架鐵甲車掩護，向我們陣地衝鋒，來勢俱非常之猛。在這時候，日軍的確是勇敢非凡，他們跟在鐵甲車後而不慌不忙的前進，但這是因為他們還不曾喫過中國軍隊的虧，以後他們在前進時，便不敢和這次一樣的毫無戒心了。

我們的士兵是初次看見這種威風凜凜，式樣整齊的敵人，他們眼裏放着光彩，如像獵人發見美麗的鳥。噹噹噹噹撲撲撲撲撲撲撲撲……這是他們日夜所高呼要打倒的敵人，這是侮辱我們的國家，欺凌我們四萬萬同胞的敵人，這敵人就在目前，這預備來屠殺

我們自己，預備來佔領我們的土地，殺呀殺呀殺呀！一陣威聲，一陣槍聲，撲撲撲撲……一陣機關槍聲，跟着來掃張皇的敵人，一個一個的倒下去，倒下去……

鐵甲車在突停了一下之後，又衝進來了五十碼了，三十碼了！手榴彈像雨一般的飛出去，在一陣巨聲震耳和灰塵飛騰之後，鐵甲車回轉了頭了，驚慌無措的敵人，用各式各樣的方法逃走，撲撲撲……機關槍又活躍起來，從左邊掃到右，又從右邊掃到左。一剎那，除了錯錯落落橫着許多敵人的屍骸外，什麼都沒有了。

在這一次，我們在報告上寫着道：

「敵敵三百餘人，傷數百人……」但我們還未嘗捉住他們的鐵甲車，只把他們炸傷了兩三架。

這是我們和日軍初次的一番試戰。我們最大的發見是：自己的士兵的不可思議的勇敢，和敵人的出乎意料之外的懦弱。在這初次的戰役中，我們便產生了好些勇猛驚人的戰士。第五團第一營第二連的下士班長潘德章，當敵人在廣東街口，用鐵甲車來衝鋒時，他沉着用機關槍掃射，擊斃了好幾十個日軍，後來一顆敵彈打中了他的左臂，他仍舊不走，咬住牙根，繼續射擊，終使敵人狼狽而退。同連的上等兵伍培伍，全兄弟二人，在湖北寶山路和敵人肉搏，他們奮不顧身，左衝右突，見一個刺一個，刺斃了約莫十幾個之後，終於為害人所害，因為敵人比他們多十倍。第三連的中尉謝附，紹平和上士班長張桂標，在湖北寶山路寶源路口，當敵人衝

過來時，他們嚇唬如狂，在擊倒十幾個敵人之後，他們亦着了傷，同伴勸他們退去，他們卻反而走上前，終於在一陣敵方的砲火之下，以身殉國。其他像第二營第五連的連長鐘國華，第三營第八連少尉連附，都在截擊敵人的鐵甲車上，顯出特殊的勇敢和造成可讚的紀錄。此外奮勇殺敵，慷慨犧牲的不能指數。他們臨陣的勇敢，是他們自己所沒有預想到的。

日軍經過一次的挫折後，必定用更大的力量，更凶的形勢，來作第二次的衝鋒，這是我們所立刻預料到的。這時除正面的力量足資支撐外，我又另調駐在江灣附近的第五團第二營，推進至江灣前面勞動大學附近，并由該營派出一連至八字橋，對敵人作伴攻之勢，以牽制敵方的兵力，同時並掩護在天通路沿雲路一帶的第六團第二營的左翼。

我們的判斷沒有錯：敵人果然在午前一點四十分時，由虬江路口，廣東路，寶興路口等處，向我正面第一營的陣地衝鋒，人數約在一千五百人左右，仍舊用鐵甲車掩護。同時並佔領附近扼要的洋房，架住機關槍，向我們的陣地射擊，復在洋房上面拋擲手榴彈，炸燬我們的防禦工事。在這樣猛烈的衝鋒之下，我們的士兵仍然一步不退，用手榴彈和他們對擲，用刺刀和他對格，有時則轟然一聲，使敵人和自己都碎身於手榴彈的爆炸之下。

他們的鐵甲車直衝過來，突破了我們的陣地，把我們的士兵分成兩段！但誓死不退的士兵，反而跑上前去，用手榴彈向車上拋

擲！他們爲想炸燬敵人的鐵甲車，每肯讓自己炸得粉碎，這種犧牲的精神，真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有時鐵甲車衝過來了，他們一點不慌張，只是一顆顆的手榴彈，向眼着車後前進的敵人拋去。等待他們走得近了時，便將刺刀衝上前去肉搏，所以到後來就是有鐵甲車掩護着的敵人，亦張皇畏縮不敢前進了！他們的鐵甲車一連衝了五六次的鋒，都沒有把我們的陣線衝退，因爲我們的陣線給衝破了之後，接着是一場白兵戰，白兵戰之後，陣地又給我們奪回來！一次，二次，三次……我們死亡的人數雖然多，但他們陪着死的更多，到後來，我們一共炸燬了他們五架鐵甲車，他們的衝鋒這才停止。

但我們的損失亦是很大的，在危急時，該營的預備隊亦調上來增援。後來我們佔領了各路口的商店樓上，用機關槍對準他們射擊，並在上面拋下手榴彈，給敵人以極大的損失。可是在敵人狼狽地退去時，我們亦不會追趕，一則因爲是深夜，二則自己的損失亦實不少！兵士傷亡甚多。最可痛的是機關槍連的連長張金山和該營的營附陸彬，均在這一役裏陣亡。張連長和陸營附都是我們隊伍最勇敢的份子。陸營附在中了彈時，還是繼續前進，口裏大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走了幾十步，才倒地身死。張連長給敵彈射中臀部後，仍負痛指揮，大呼殺敵，至不能支持時，始仆倒地上。

同時天通路，青雲路，橫浜路等路口我們左翼的陣線，亦遭受敵人猛烈的攻擊，他們的人數約在五六百左右，同樣地用鐵甲車

捷護街等。經過了幾次的肉搏之後，青雲路和橫浜路兩處路口的防禦工事都給他們的鐵甲車衝毀了。這是敵人付了很大的代價才做到的。但我們的士兵並沒有卻走，他們靈捷地攀登了兩旁的屋頂。繼續用手榴彈和猛烈的射擊阻止敵人的前進。橫浜路的煙囪、光明玻璃廠都是最扼要的據地。敵人在遭受了相當的死傷以後，便紛紛地向來路退卻。在他們的意見，一定是以為中了我們的伏兵，所以才不敢戀戰。我們把陣地恢復後，把防禦工事又重做起來，依舊據險而守。許多士兵奪獲了日軍的盔帽，高興地把它戴在頭上。

各處的槍聲，一陣密一陣，繼續地響着。敵人雖則不再頻仍地作猛烈的衝鋒，但仍想以猛烈的炮火將我們壓退。我們則趕這個時候從事於更堅強的新的佈置。在虬江路附近，設置了兩門迫擊砲。第六團第一營的營長利長江指揮，在青雲路亦安置了兩門。歸國團第二營的營長吳康魁指揮，另外還飭第五團團長丁榮光派第一營（缺一連）開赴剛北，歸張團長指揮。該營於二時許到達嘉興路。當時張團長因為他的第二營死傷甚多，能力減薄，便令丁團的第一營在寶興路和橫浜路一帶接防。他的第二營向左面縮短防線，警戒天通庵路和青雲路兩處。令新開來的五團第一營營長熊，將一連的兵力附機關槍一挺，接防寶興路。右面與第六團第一營連格，並用同樣的兵力接防橫浜路。左面和第六團第二營連格。其餘的兵力都為預備隊，控制於中興路附近。我想日人決

不肯就此罷休的。他們收集了新的勇氣之後，一定再來比較一下。因此，約莫三點鐘時，我便下令着第五團的團長丁榮，把該團的第三營全部率來剛北增厚兵力。丁團長於三時五十分時，率兵到達青雲路，便命第三營的營長陳德才，將該營增加在青雲路至八字橋之間。右翼連格第六團第二營，左翼連格以前在八字橋之一連。同時張團長並將所屬第二營，撥歸丁團長指揮。此時丁團長的陣地是從寶興路口，沿天通庵路，青雲路，直至八字橋。丁團長這種佈置是極為適當的。這樣的佈置清楚之後，我們便洗着地等待着敵人的主力部隊，來作第三次的周旋了。

這時除了正面的陣線，仍有多少敵人在作無效可期的攻擊外，其他方面都轉歸沉寂。我們在正而的力量是可保無虞的。

經過數小時的激戰之後，我們得了兩種經驗：第一、應避免沉着。敵人的衝鋒是一鼓作氣的，只要經過十幾分鐘的激戰便崩潰起來。他們情形非常慌張，動作又極遲緩，這完全是缺乏實際的戰術經驗所致。第二是應付鐵甲車的辦法：鐵甲車是掩護衝鋒的利器，敵人憑藉鐵甲車的活動，常幾次衝過我們的陣地，而我們遭受了相當的損失。但我們的官兵隨即聰明地發見抵抗的辦法：第一種是俟鐵甲車迫近時，用手榴彈將牠炸燬；手榴彈拋在車底下的炸燬力最大。另一種是讓鐵甲車衝過，先以全力對付車後的步兵，然後以一部分迫近車旁，將車炸燬。或則是預伏着機關槍，讓他們一直衝過之後，從後面痛快地射擊。這時前後夾攻，敵人一

定突卻了抵抗的力量。

敵人飛機的出動是在二十九日早四時四十分左右。牠們對住我們的陣線，拋下炸彈和燃燒彈，但並不很準確。這初次飛機的襲擊，的確曾給我們以甚大的威嚇，這是一種我們不能肉搏的東西；一種使我們的步槍和機關槍的力量，減少到差不多等於零的程度。東西軋軋的聲音，使我們的心慌動，使我們不得不接起頭去看。但我們的官兵仍保持着常度，我們的陣線沒有絲毫的鬆亂。機彈大半拋在民房上，一候時間，廣東路、橫浜路和寶山路一帶的商店民房，紛紛着火，並且迅速地蔓延開來。這時我們一面積極應戰，一面從事於救火的工作。但後來收效甚少，東邊撲滅了，西邊又燃燒起來。

敵機一出動時，我立刻令駐在大場的高射砲連李連長率領所部高射砲兩門，開來阿北前線，擔任防空，同時並通知各團，就所在陣地附近，指定輕機關槍，專司擔任射擊飛機，以補高射砲之不及。在空戰一方面，我們祇能採取消極的抵抗。我常常想到：這回松滬之戰，倘如我們有了和敵人力量相等的空軍，我相信我們的戰績一定超出一般人的意料。不必講到炸燬他們的戰艦和航空母艦，就是阻住他們的飛機，使他們不敢在空中自由偵察，自由擲彈，亦就夠使我們佔優勢了。飛機對於一個沒有抵抗的敵人，所發出的威力，真是不可思議的大。

敵人的飛機在我們頭上盤旋約莫半個多鐘頭，擲下了好幾

顆炸彈之後，我們知道他們的步兵一定又來衝鋒了。果爾，五點三十分左右時，他們又用鐵甲車掩護步兵，向我們正面的陣地攻擊；我們在應戰了十幾分鐘之後，決定轉取攻勢。在猛烈的砲火中，我們的隊伍直衝至松滬鐵路東邊，企圖截擊敵人的後方。而將他們全部撲滅。這樣一來，敵人完全慌亂失措，一部分流水一般的向北四川路潰走，還有一部走不及的，便給我們圍住。他們伏在廣東路的洋房內，負隅頑抗，同時並在廣東路口鐵道附近一帶，縱火焚燒民房。火勢之烈，使我們後來沒法撲滅，我們亦因為恐怕太深進了，讓他們截住後路，所以在追擊了一陣之後，仍舊退駐原防。

在這幾次戰役中，我們的陣地有失而復得者，特別是天通庵車站為爭奪之要點；在戰爭初起時，該站曾一度給日軍佔領，但當我們第五團的兵士趕到時便奪回來了。此外，廣東路口等處的陣地，亦曾為敵人的鐵甲車所突破，但我們終用苦戰而使敵人退卻，並且使他們遭受嚴重的損失。此時我們為準備應付日軍所最優為的拂曉總攻擊起見，不得不有相當的後備隊以資調遣。可是我們兩團的兵力都已完全用在前線陣地上了。後來我用電話請師長加派隊伍以為後備，師長隨合第一五五旅的第三團第二營師我指揮，該營於七點左右時到達大場，聽候命令。這時我為振作士氣和便利指揮起見，留鎮阿北第六團部，並隨時出外巡視各處工事。勉勵士兵，令參謀主任丘國珍初在大場指揮新到的三團二營策應後方。

這時天已微明，敵機又在天空出現，他們到處偵察，毫無忌憚，並隨意灑下燃燒彈和炸彈，使各處起火。除了一彈中在湖州會館內的軍警聯合辦事處，一彈中在第六團第一營營部外，其餘部中在民房上，引起極猛烈的火禍。這時我們的高射砲亦極活躍，各處的步槍和輕機關槍，陸續地向空中射擊，據報告說，敵機有兩架受傷，一中機翼，一中機身，但仍能安全地飛回去。

在上午十點左右時，又開始一場劇戰，敵人知道急切地不能衝破我們的陣地，所以先用極強烈的砲火向我們壓迫，同時敵機亦在空中到處擲彈，許多民房和商店都陸續起火，煙霧漫天，商務印書館總廠和東方圖書館就是在這個時候着火的。我們仍舊用高射砲、步槍和機關槍向空中射擊，但這種射擊反而向敵人表示我們對於防空方面力量幾等於零，敵機繼續擲彈，我們的陣地亦有幾處炸塌，一會兒，北火車站的鐘樓和大廳亦起了火，停留在站內的中央鐵道砲車，亦給炸壞兩節，同時防守北站的憲兵一連，因為受不住砲火機彈的壓迫，便紛紛崩潰下去。商務印書館總廠和東方圖書館的火焰漫天，已成無可救滅之勢。我國文化的寶藏無端遭受了這樣的浩劫，我們對於日本軍閥的殘暴無理，是永難有忘記的一天的。

在這樣強烈的砲火和兇猛的轟炸之後，敵人又仍然藉着鐵甲車的掩護，用千餘人的兵力，向我們寶山路、虹江路各路口猛烈地衝鋒，目的是在佔領北站。在憲兵退去之後，北站已是空虛得很，

所以當時張團長急調該團第三營營長吳履遜率師部（缺一連）預備隊，增加在虹江路口和寶山路口等處，同時兼顧北站方面。我們正面的陣地，本來是極為堅固的，外加士兵對於屢次抵抗的勝利，產生了極大的自信心，由這種自信心產生了勇敢和鎮定，所以雖則在這樣強烈的砲火和衝鋒之下，仍能沉着應戰，毫不示弱，一直維持到敵人的氣盡力竭時，才又轉守為攻，用槍口厲聲敵人的背後，並且自戰事發作以來，他們對敵人的憎惡更加深切起來，因為他們之間，有許多在陣地上犧牲了，有許負了傷給擄了回去；他們因為日常相處非常親密的伴侶，受了敵人的殘害，激起了極端強烈的復仇的願望，所以他們在陣地上，沒有一個肯先行退走，有許多營長官下令教他們退卻時，他們寧願違背命令，繼續在原地作戰，一直到他們擊退了敵人，或則是為敵人所殘害在衝鋒時，他們更爭先恐後，發狂一般的大喊，每至肉搏的時候，便是他們所最快速的報復的機會。

戰事正到激烈的當兒，憲兵的第六團第一營恰好從蘇州趕到，我便令他們歸張團長指揮，並令該營營長李上珍率領所部前往北站，確實將該站偵領，另以一部分佔據該站附近的洋房，據險死守。這樣我們幾瀕危急的右翼據點便恢復了。

這時正面陣地上的砲火仍舊猛烈，日軍一次衝鋒失敗之後，又重新的來過一遍，照例是先來一陣強烈的砲火和轟炸，接着是鐵甲車掩護着的步兵。這樣的反覆演了六七次，一直戰到下午

一時左右，才斃了下去。這次敵人死傷二百餘，我們一百餘，無辜的平民給炸死的沒有確數。我們還犧牲了一個勇敢的上尉，第六團 第三營 一九連的連長林玉。他讓敵人射中了頭部，即時身死。他中彈後，他的所部即刻反守為攻，使當面的敵人終於不支而退。

第六團 第一營 第二連有一個二等兵宋德洪，在虬江路和強敵頑抗，他的精準非常正確，一連擊斃了十幾個敵人，敵軍紛紛散走後，他趕出來拿敵軍的槍械，為一個受傷未死的敵人所襲擊，他於負傷之餘，仍將該敵人擊斃，拿回了好幾根槍，這件事許多士兵都在談着。

另有一個連長，他在戰得酣興淋漓時，他除去了衣服，只管向前衝去，但他並沒有碰到敵軍。

敵人在經過這幾次痛苦的經驗之後，雖則決不肯就此罷休，但亦非重新鼓起新的勇氣和收集新的力量，不再輕易地來嘗試了。但敵機因為活動無礙的緣故，仍舊在空中偵察和擲彈，這時只有清亮的高射砲聲和散兵線上的步槍聲陸續對答，偶然亦聽到連續的機關槍聲，但在一番激戰之後，這些機關槍聲並不能使空氣緊張起來。各處的民房仍舊焚燒着，商務印書館總廠和東方圖書館的上空，籠罩着濃黑的火烟，紙灰隨風飛揚，四處皆是。我們的教育界，特別是我們全國奮發有為的青年學生，將永遠不能忘記日人這種暴舉。

敵機繼續活動，據報在下午三時左右，我們的高射砲又擊中

敵機，但並沒有將牠擊下，各處仍然有小接觸，槍聲一陣緊一陣的響着。

下午六點鐘時，奉師長轉下軍長命令，將六十師 第二團 第一營歸我指揮。該營在六點三十分時到達開北，由我撥歸張團長指揮，在寶興路附近各陣地增防，同時中央鐵道砲隊亦從後方閉圍北站左近，當即令其控制於共和新路口附近，警戒北站西南一帶，掩護右翼的陣地。

七點三十分時，有一百左右的敵人，向八字橋附近的日本玻璃廠進攻。那裏我們有兵一排，便用機關槍向敵人掃射，戰爭只延長到十幾分鐘，敵人便從天通庵路方面退去。此外在別的陣地上亦有小衝突，敵人的隊伍中者有幾個中彈倒死，其餘的便潰散了。

八點左右時，我接到軍長的電話說：敵人托英美各國領事出任調停，要求停戰。我們尊重各國的領事的請求，已經答應了，前線的兵士，看即停止放槍……我即轉令各團如下：

- 一、軍長要電告，看即停止放槍。
- 二、如敵不向我求戰時，除應密監視外，應即運令停止放槍，備敵來攻，仍就地撲滅之為要。

這時我們全線便奉命停止放槍，聽候上方的消息。

對於停戰，我們完全不抱樂觀，但亦不因之而抱悲觀。停戰只是敵人在屢次失利之後，深怕我們乘勢反攻，聊為緩兵之計，以候待大批援軍來滬的計劃。敵人決沒有停戰以持和平解決的誠意。

若是有這樣的誠意時，這次的戰事根本上就不會發生了，何況他們在屢次挫折之後，所謂世界第一等強國的聲威已無形中受了損辱，他們豪誇的大言，變成了對於他們自己的嘲笑，所以非大大地打了一場勝仗，是無以解嘲的。並且在這時候，他們軍事發動的目標，一點亦沒達到，反而遭受了損失，這在心胸狹隘的日本人，是萬不甘心的。他們只是希望在停戰的時間內，佈置一場更大的戰爭罷了，所以敵人的詭計，在我們是完全看穿了的，不過因為權衡的關係，我們仍然接受這種請求。

雖然是停戰，只是停止規模較大的戰而已，實際上，敵人的小部隊，仍舊不斷地向我們各處的陣地進襲；自然我們這邊亦不會示弱，凡進攻的敵人，都使他們受多少損失，敵人這種舉動，完全是怯弱的表現；因為怯弱，所以反而向我們示威，使我們不敢乘虛進攻；我們因為上方的命令，只要他們不來挑撥，便亦不去攻打他們。但在十點鐘時，戰事又忽然急劇起來。

自早上敵機到處轟炸，以致引起極大的火災外，敵軍還在廣東路、精浜路和寶山路一帶縱火焚燬民房，火勢浩大，終日未息。我們原有的陣地則被差不多都被焚燬。火燒所及，士兵不能立足，所以只好將陣地向後路為移動，亦許是因了這個原因，日軍以為有機可乘，所以不顧信守，在晚上十點時又大舉來攻，日人的狡猾高

端，是我們所知道的，雖然在停戰時間，我們的戒備一點未常疎懈，這時除一面奮起迎戰外，一面即令大場參謀主任丘國珍率領第三團第二營，開來河北，命令同時因為瀏河全無敵蹤，所以把在瀏河警戒的一連亦調回，丘參謀主任十一時先自趕到，三團二營則在午前（三十日）一時，由李營長率領抵開北，太陽廟即駐嘉興，寶善館為總預備隊，瀏河之一連則在午前二時歸回原營。

刺戰繼續着直至機曉，北站和虬江路一帶的砲火最為猛烈，但雙方陣地並無變化，同時敵艦向我們繼續開砲，賊艦連日，不肯與我們以若干損失，天通庵路和青雲路一帶稍為安靜一點。

我因為判斷敵人停戰之計，在於獲得時間以從事佈置及等候援兵到滬，決非有誠意可言，兼之破壞約言首先開方者為日軍，所以向軍長報告日軍背約作戰後，並陳述轉取攻勢的計劃，我的意思是就在廿九日的晚上，對日軍施行猛烈的襲擊，佔領敵人的江灣路司令部和北四川路日本小學一帶的根據地，使敵人因失其根據地而運動失效，並進一步將他們全部趕回滬上，事實上我已經作這樣的佈置，但因為係在停戰期內，未蒙軍長允許，後來敵人的援軍大增，種種的防禦工事亦增加了強度，這種計劃便不易實現了。

（本報完全文未定）

淞滬 血戰回憶錄

(二續)

翁照垣



在三十日這一天，雖則是在停戰的期間內，敵人仍然向我們這邊射擊，步槍聲和機關槍聲，時起時息。自然這些槍聲裏面，亦有我們的在內。這頗使我們詫異，為什麼正式作戰時，攻擊精神並不見得如何旺盛，卻在停戰的時候，大顯其威風。大概是因為流遠的射擊，比肉搏來得安全一點罷！我命令我們的士兵，對於敵人零星射擊，不必打理，但如他們試着想衝過來時，便應當不讓他們回去。自早至晚，他們的飛機繼續地偵察着。對於這種往還低翔自由出沒的敵機，我祇覺得痛心而已。

四 停戰和停戰以後

我上面說過，停戰只是大戰的醞釀，日人決不能毫無所得而結束這一場不體面的爭鬥，我們亦決不能接受日方無理的要求。各國領事的好意，是沒有力量來銷滅這回戰爭裏面的貪狼的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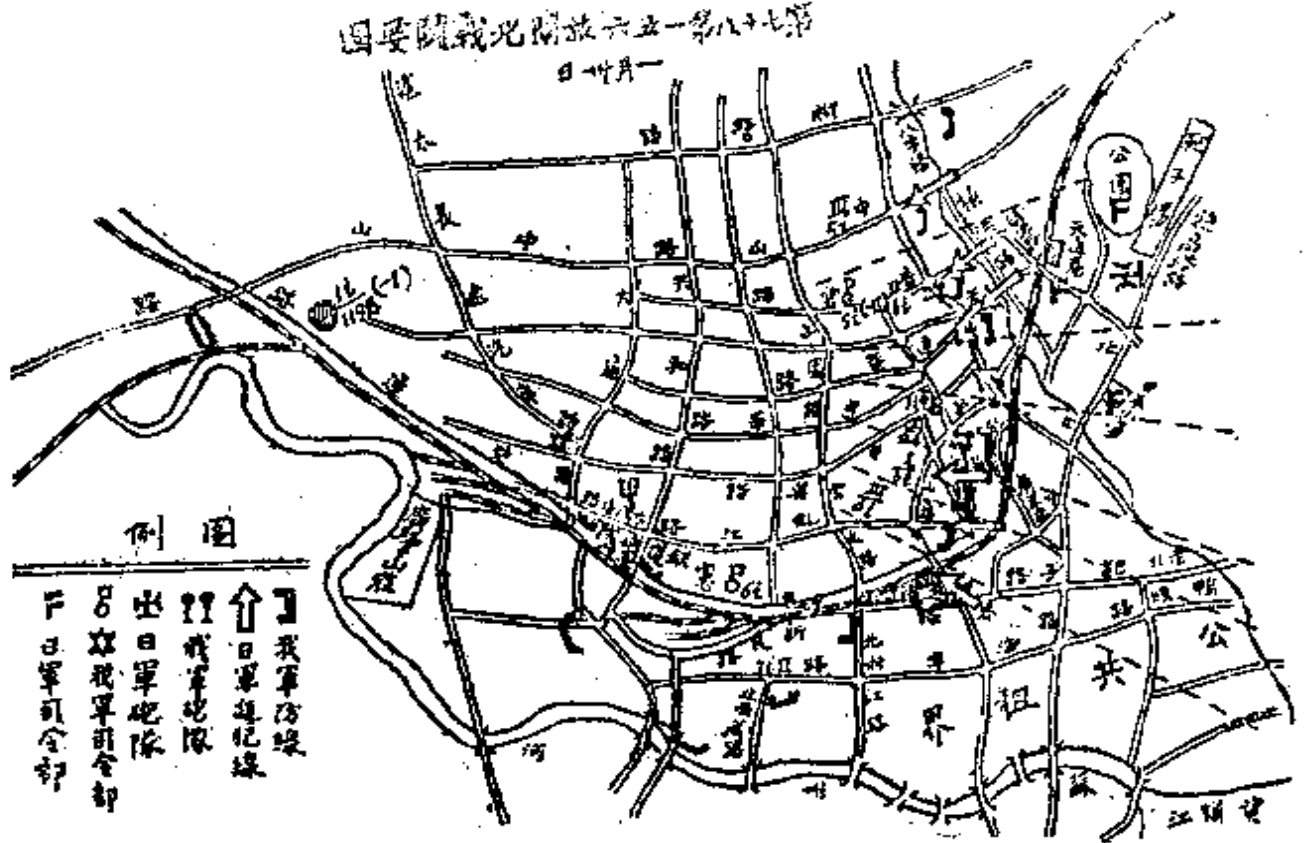
機，不過上海是一個國際市場，陸陸的砲聲，免不了驚擾外人的好夢，所以才有停戰這一幕，而實際亦只是停一停而已，戰則仍是

要戰的。

這時寶山路一帶的火，還繼續地燃燒着，我們的士兵除一面加緊構築強固的工事外，另一部分從事於撲滅火患。許多房子都給燒剩一些碎瓦頽垣了。

下午六點鐘時，據報敵人的陸戰隊，用十幾架卡車裝載着，由租界經過，運往滬西，並向滬子灣方面前進，好像將從中山路進攻我們開北右側的樣子。同時並聽說敵人有便衣隊一千多人，將由

一月廿一日



例圖

- ▲ 我軍防線
- △ 日軍進佔線
- 我軍砲隊
- 日軍砲隊
- ◇ 日軍司令部

垃圾橋通過北兩鐵路，襲取北站，這實在給我們以一個大威嚇，但這個消息後來證明不確。當時我便派第三團第二營的一連，前往恆豐路對麥根路一帶警戒，另外派一連，附機關槍一排，前往北西藏路一帶警戒，同時並呈請師長加派隊伍警戒中山路，掩護湖北的右側背。後來軍長加派了六十師第一團（缺一營）由真茹開到中山路附近一帶嚴密警戒。

敵人這次破壞了租界莊嚴的中立性，利用租界掩護，向我們進攻退守，是一件極不公道的事。租界當局之放任日軍依據租界作戰，是一件極大的失職。但我們知道租界當局實際上是沒有力量去干涉日軍的行動的，我們嚴守租界中立的行動，雖然可以博得國際人士的同情，但實際上我們是受了損失的，不單使我們在戰圖上處於被動的地位，並且使以後的外人，過分信任租界的力量；因為同一在上海的範圍，剛北是夷為一片平地了，但租界上仍然洋樓高聳，歌舞昇平。使人們想到租界是中國的天堂，而租界以外是地獄。這種心理的影響，至使有些中國的人民，驟然贊成自由市的計劃。事實上，中國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都受到租界的危害，這回的事件，正是租界存在的必然性罷了。

當時我確實主張：不管他租界不租界，凡是日軍所在的地方，無論以之向我們攻擊，無論以之策劃或運送，我們便有所進去而把他消滅的必要。如其日軍的槍聲發自蘇州河

以前，則我們亦無須乎因為他們是英、美或是任何國的隊伍的防區而停止在不抵抗的地位以自誤。日軍的砲從什麼地方打來，我們的砲亦向什麼地方打去，這是最公道的，這亦是事實上所必要的。如其租界當局以力量不足制止日軍的行動為言，則我們正好盡一點義務去幫助租界當局完成他的責任。所以在晚上我又向師長具陳計劃，以為日軍的要求停戰，決沒有誠意可言，只在等待援兵以圖大舉而已。我們犯不着上他們的大當，況且自停戰以來，日軍還是繼續地向我們放槍以掩飾其虛弱，語言已自彼之行動而破，我們更沒有遭受的義務。所以正應該乘敵人的援兵未到以前，將蘇州河以北至楊樹浦一帶的日軍全部廓清，使敵人援軍到時，失去了作戰的根據地，同時並請師長再請軍長增派隊伍，以便即晚實行這個計劃。但軍長因為一則係在停戰期間，二則因為係進攻租界，所以這個計劃並沒有實現。

就是從今天開始，我們接受民衆的鼓勵和慰勞，有許多民衆的代表和個人，來向我們表示極極的同情和擁護，並贈許許多極有意義的東西。接受這種真誠的慰勞的聲言，這是我們生平的第一次。許多民衆的代表中，有的陳說了許多讚美和勉勵的言詞；有的甚至連話都說不出，只是用神情來表示他的極極的擁護。他們的意見是這樣：我們所做的，是他們所想做而做不到的，我們代他們做了，所以他們要表示感激。這種意義是極為偉大的，他們給我們以極大的鼓勵，極大的啓示，我們為什麼打戰？為什麼犧牲？自然

是為國家，亦即是為民衆，使我們成爲衛國的工具，成爲民衆的僕人，這是我們的天經地義。我們應爲國家爭護，使爲民衆伸冤抑。這是我們的光榮，值得我們用生命去爭取的。我不能形容民衆在這四所給我們的鼓勵的深切，亦不能形容民衆用我們身上的熱情，將永遠生出良好的效果。自這種不宣義的戰爭所引起的軍隊的奮起和民衆的關係是金石一般堅固團結着的。自這戰開始至終結，民衆所表現的力量是比軍隊的大；我敢說，是比軍隊的大。這種力量將流全國，震極波動，使整個民族的靈魂漸漸覺醒，漸漸奮起，以至於中華民族完全的復興。這種力量是民衆給與軍隊，暗示軍隊，驅使軍隊，而使之將這種力量表現的。要是不然的話，何以這四的戰爭，我們的士氣特別旺盛？何以許多戰士都以陣亡爲光榮？何以他們能堅持於這次戰爭的重義與他次的根本差異？他們這種內心的驅使就是民衆的力量；由這種內心的驅使所表現的，就是民衆力量的表現。而民衆的偉大的同情和實際的援助，更使這種力量表現得有力和恆久。我永不能忘記軍長有一天對我們的訓話：「這四戰爭上所表現的力量是民衆的，所以，如有光榮可言，亦是民衆的光榮。惟民衆的力量才是偉大的真實的力量，離開了民衆，我們便失去了內在的生命和存在的價值了……」

——直到現在，民衆都對我們維持着最深厚最親切的好感，給我們以最寬大的原諒和對我們作最深切的期望。我常常想：在這個小小的國際戰爭裏，我們所表現的力量，真是微薄得無可形容。

但已經能獲得民衆這樣偉大的擁護，我們的民衆真是容易滿足，得勝這真是一件可傷的事；如其我們不是一個積弱的國家，不是受慣了人家的欺壓的，則像這回這樣的戰績，正是應該受民衆所唾罵的。但是從此亦可見中國軍人報國的容易和機會的多了，我們還不知要有多少次對外的戰事，我們身爲軍人的，嘗着這許多可以成功立業報國救民的機運，我們自己應當如何的慶幸，如何的奮勉呀！

晚上，日軍仍間斷地向我們的陣地放槍，但沒有猛烈的襲擊。

三十一日的拂曉，仍可聽到極疎落的步槍聲，但此後便歸沉寂，一直至上午九點左右，天空裏又佈滿了日機了。這次日機出動，一共是十七架，目的在於示威；在我們的陣地上盤旋將近一個鐘頭，並在租界的上空往來好幾次。下午三時左右，牠們又在空中出現。這時各國的領事和雙方的軍事代表，正在某領事館如何休戰，這些飛機便是在空中隱示日方的條件的。我不知道調停者有什麼法子融合雙方的意見，使日軍廢然而返。這未免汗了一等強國的威風，使他們懼奪剛北以去麼？我們還有一絲抵抗的力量，用強力取去則可，拱手讓人則不可。這中間如其有所謂公允的和平辦法可尋，則戰事根本就不發生了。我相信中國和日本間的糾紛，只有從事戰爭以求最後的解決，以前這樣，以後亦是這樣。對付日本，無所謂大益或慷慨，無所謂容忍，無所謂和平，只可在將其整個擊破之後，然後再來和他們講求親善。那時候日本便會成

爲一個愛和平講信義的國家。我們已受了多少的教訓，歐美亦有同樣的經驗，對日本只有武力的解決。

所以對於停戰，我們絕對不能留有什麼結果，但我們亦終於提出唯一合理的辦法，就是日軍先行撤退，我們除此之外，絕對沒有別的話可說，因爲這時日軍的腳，是站在我們的領土上面的。日方對我們的要求自然不用說了，他們那裏有誠意，只是一心在等待援兵罷了！

停戰三天期滿後，我們將碰到更大的逼迫，這是一定的。好在我們都準備着。師長在午後三時來了一個命令，各部應該將預備着的子彈，安放在陣地附近，並預先分散開藏，以避敵機的轟炸。一方面並盡的增加防禦工事的強度，並多築掩蔽部。大概在停戰期滿之後，敵人將有一度海軍猛烈的砲擊和飛機兇狠的轟炸。

民衆方面的慰勞更加熱烈起來，各種食物紛紛運至，有些並直接在前線分發給士兵，這在兵士們亦是初次的經驗，他們的感奮之狀，自然是不必說了。許多食不完的東西都拿來分濟難民，難民們亦爭先恐後幫忙士兵們工作。這是一種極爲動人的現象，在這種危急的國難中，無論那一階級的人，都會自然而然的結合起來。同時這些難民的處境，卻成爲一個極重要的問題，他們時常壓迫一處，特別是飛機在頭上飛來時，他們不特不知道趨避，反而聚攏起來，好像可以互相倚仗一樣；有時都整批地犧牲在重炮的敵彈轟炸之下，因爲敵機只以表示威力爲目的，不分武裝的士兵和

赤手的平民的。其次，他們的食料亦成爲問題，所以當時我當面請宋子橋許世英二位先生，請他們設法把這些難民送往後方，這工作以後是做得極爲完滿的。

二月一日的狀況同昨天一樣，我們繼續增加防禦工作，特別是對於防避飛機方面。敵人的步哨仍然零零落地向我們這邊射擊，第五團第一營給敵方擊斃一名勤務兵，擊傷一名士兵。

在這時候，我時常和我們的連排長談話，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想不到東洋兵這樣容易打！」我問他們爲什麼呢？他們說：大戰時，日軍的標準異常不準確，甚於把顆彈在鐵軌裏，儘管向前面亂放，他們所依賴的完全是砲火，沒有砲火和鐵甲車的掩護不敢前進。砲擊方面，我們自然比較喫虧，所以我們的策略全在引誘日軍前進，來和我們用機關槍手榴彈以至於刺刀決個勝負。果然在一陣猛烈的砲火過後，我們這邊一點動靜亦沒有，於是敵人認爲我們是受了重創或則是完全嚇住了，他們便蹣手蹣腳的跟在鐵甲車後面過來衝鋒。到相當的距離，我們的機關槍和步槍便一齊活動，再近時使用手榴彈，在這個時候，敵人鮮有不張皇失措的，他們沒有向前衝擊的精神，只管尋覓掩蔽的地方，而且他們的運動又非常遲緩。凡此種種，除了因爲沒有實際作戰的經驗以外，還有一種原因，就是他們沒有一種內心的鼓動，他們不明白爲什麼好好地要向中國人進攻，要把中國人殺斃，他們是普通的士兵，不能完全理解日本軍閥的心理，如其他他們明瞭戰爭的理由時，則這

戰爭完全是侵略和壓迫的行爲，不能鼓動他們的勇氣。日本軍閥利用他們來作戰，所鼓動的，就是他們平常厭惡輕蔑中國人的心理，以殘殺下等動物的態度來殘殺中國人，用這樣的心理時，若不是碰到強烈的抵抗，亦許可以一直殺下去，但不幸而碰到意外的敵手——這在他們真是完完全全的意外，做夢亦沒有夢到的——所以便沒有方法掩飾他們內心的怯弱了。從前日俄戰爭時，每個日人都以新戰死的精神去衝鋒陷陣，他們在出發時，他們的家人亦勉勵他們去戰死，不要活着回來，和他們見面，那種悲壯果決的情形，真是使敵人聞而膽戰；但兩年他們出兵濟南，以及這回出兵淞滬，這種精神一點亦見不到，他們自己既不願意去戰，他們的家人更傷心流淚，囑他們珍重保身，後來聽說竟至有索夫團的組織，從這一點看起來，就可明瞭日軍這回的不能戰和不敢戰的最大原因了。我們的被壓迫，比日俄戰爭時代的日本痛苦得千倍萬，而日本的高壓和侵略亦比當時的俄國橫暴得千萬倍，因爲地位的轉移而影響精神的衰旺，不然的話，像日本這樣訓練嚴緊配備周全的陸軍，若是有着我們這種被壓迫者的高張的救國情緒，在內心流瀟着，則他們的力量，簡直是不可抵抗的。不要說是關北就是歐戰時的凡爾登罷，不要說是我們武器單薄的隊伍，就是守凡爾登的法軍罷，恐怕亦是抵抗不住的。日本軍閥沒有把這一點打在算盤內，所以他才敢說出幾小時內佔領關北的話，我們自己亦沒有把這一點打在算盤內，所以一向總是壓自己的氣。我記得

去年在警衛軍第四旅當兵時，有一個德國顧問和我說過：中國的軍隊要訓練到可以和歐洲的軍隊打戰時，起碼要六十年的工夫。我當時嚴正地對他說：只要六年就夠了！這回的戰爭，並不是要十九路軍才能夠這樣戰，中國的軍隊，無論那一軍那一師，只要能夠排除自餒的心理，只要能夠決心去犧牲，都能夠同樣的戰，這是我敢於斷言的。

實在說起來，這次日軍作戰的精神，還不及江西的共匪，雖然他們憑藉銳利的戰具，能力比共匪的大，我們最初預備用兩三人去拚他一個，後來便想用一人去拚他們兩三個了，其實如其用兩三人去拚他們一個，在他們已經是一定要失敗了，所以我說只要我們能從被壓迫淪辱的地位奮醒過來，不要自餒，決心去犧牲，莫說不要六十年，就是六年亦不要，我們眼前就可以同心一志，去和壓迫我們的敵人清算一百年的舊賬了！

停戰果然沒有雙方可以接受的條件，只約定休戰三天，雙方請示政府而已。我們的士氣，並不因戰爭一停而冷淡了下去，他們興高采烈，磨拳擦掌，態度又緊張又安閒。他們眼見高級的長官都來在前線督戰，軍長師長向他們訓話，他們真是又堅決又鎮定。

二日午前一點時，接到師長的命令如下：

一、奉 總指揮部二月一日午後五時三十分命令：

1 在上海租界分向西北虹口路等處之敵，經我軍痛擊後，退回租界及江灣

以東一帶，據各方報告，敵方已頗具二種，有由吳淞上陸登陸，大舉進犯之企

2 本軍以待機殲滅敵人之目的，對佔領虹橋、老新橋、大楊、胡家莊、陸渡之線，保持主力於鐵道以北之地區，待機將敵一舉而殲滅之。

3 七十八師附小炮一連（欠第一四兩團）佔領虹橋——北新橋——江新橋——江浦車站之線，保持主力於鐵道以南一帶地區。

第一五六旅第四團佔領吳淞，為我軍右翼據點，前死守之。

第一五五旅第一團佔領南市，為我軍各要點而死守之，據守要點。

第一五六旅附小連連（欠第四團）經吳淞（欠一營）佔領閘北，為前線陣地，嚴加防守，待候命令。

4 六十師佔領吳淞車站北端——大場——初家莊及其北方之線，保持主力於中央（派出一部至閘北，擔任警戒，注意敵艦之行動）

該師應派一團至中山路口，對曹家渡日本紗廠方面警戒，並與前線各切實聯絡。

5 作戰境界之區分及警戒：

七十八師六十師間以閘北曹家渡之線，讓上屬七十八師。

各部隊應於其陣地前方，掃蕩派出警戒隊，構築防禦式之堅固工事。

6 各部隊本陣地，須構築堅固之掩護障礙物，及障礙之外，尤須注意從敵後工事，以收破壞。

7 六十一師之一二二旅為預備隊，集中南浦候命。（該師一二一旅防務移交完畢，撤開南浦集中。）

一、師基於上命令之要旨，決定處置如左：

1 一五五旅（欠第一團及第三團第二營）應佔領虹橋——江浦車站之線，左翼與六十師協同聯絡，第一團佔領南市各要點而死守之，掩護後軍右翼。

2 一五六旅（欠第四團）應兵部六區（欠一營）及一五五旅第一團二營

又小砲一連，連發砲擊，以擊進陣地，隨即與西，行命令。

第四團附小砲一連，工兵一連，隨即實行砲擊，為我左翼掩護而守之。

這樣地全線佈置完畢之後，就只得敵人的生力軍來試驗了。在我這一旅，陣線沒有移動。

這一天是停戰最後的一日，敵人仍然用示威式向我們的陣地射擊，在砲落的地步槍聲中，偶然雜着小小鋼砲聲和機關槍聲，雖然沒有激烈的戰爭，但空氣是一步步的緊張了。

陳副院長，軍長，戴司令，師長，八時左右來前線視察，對官長加以切實的訓勵。陳副院長是十九路軍的創造者，他現在雖然不在十九路，但他的威德仍然統被全軍。軍長的蒞臨，使全軍更加振奮。凡是軍長行到的地方，便造成一種肅穆親切的空氣。過去十九路在劇戰中，以軍長的親臨指揮而挽回危局的極多。他是我們全軍信仰的中心，是一個有認識有魄力的革命軍人。他的決心造成這一次的光榮的犧牲。戴司令和師長指示我們作戰的機宜，師長的和藹的慰勉，使戰士們增加了犧牲苦鬥的勇氣。同時有許多民衆的代表更使我們激奮，他們一種超乎敬愛以上的態度，使我們益加警惕；辜負了民衆的真摯的熱情，應該是人類中最無恥的東西。

下午一時左右，敵人似乎決定向我們作總攻擊了。最初是空中忽來敵機四架，在湖北上空往還偵察，約莫經過兩小時之久，以後敵人在天通庵附近的砲兵，使開始向我們背擊，天通庵、寶興路、寶山路一帶的陣地射擊，同時敵機亦在上面拋擲炸彈，槍聲

一陣密似一陣，我們許多士兵都在掩蔽部下而，嚴待着敵人的衝鋒。敵人趁着砲火猛烈的當兒，仍然用兩架鐵甲車掩護，向我們第五團第三營第八九兩連的陣地衝進，目的在包圍我們的左翼。在一陣劇戰之後，他們終於不能支持，便潰退了下來。同時在天通庵附近的我們第五團的迫擊砲連的陣地，因為適當敵人砲火的要衝，連中三砲，陣地幾乎完全炸燬。在這場戰役中，我們損失了第五團第三營第九連的連長張福甫，張連長當時在陣地上受了重傷，一直到四日後才逝世。他是一個最得部屬愛戴的官長。回國機關槍第三連的特務長亦受了傷，士兵陣亡的六名，傷的亦六名。

七時左右，師長派砲兵連長吳丹率砲二門趕來湖北增援。我令他在中興路附近佔領陣地，向敵司令部，日本小學及虹口公園一帶轟擊。在這晚上一共發了五十餘砲，江灣路的敵司令部和北四川路的日本小學都實讓我們的砲兵擊中多處。兩方的砲聲終夜不絕，但在黑暗中，敵人沒有來襲的企圖。

敵人的砲聲一直繼續到天明，拂曉時尤為猛烈。我們第五團的迫擊砲連，亦在天通庵陣地附近洋房上，對正面敵軍司令部射擊。後來據報告說，該連一共發五十餘砲，命中甚多。

下午二時左右，敵人的砲聲更加猛烈，我們全線的陣地都發見敵彈，特別是天通庵路一帶，那裏我們所佔據的洋房，大半為敵砲摧毀。同時敵人的飛機亦四處擲彈，一時轟炸之聲震耳。發着不絕的湖北商店和民房，又重新遭過一遍，敵人炸燬民房和商店的

目的，是在使我們失去作戰的根據地，起初我們亦曾因陣地附近烈火所及的地方，不能立足而移退，但現在我們改變了策略，不將陣地縮退，反而向前推進，仍舊依據頑垣殘壁，猛力抵抗，因此我們的陣地，並不因敵人的焚燬而動搖。反之，在火藥、瓦礫之中，和敵人銜鋒肉搏，敵人更加喫虧。到後來，敵人的焚燒政策，除了炸燬多量的民房外，對我們的士兵簡直不生影響。就在這激烈的砲擊之中，我們祇傷了一位排長，六名士兵和陣亡一名士兵而已。

這天我發出告全線官兵書：

忠誠義勇的官兵們，中國民族之生死存亡，已在我們的肩膊上了。大家要確實的負起我們的責任，發揚我們鐵軍的精神，保持我們過去光榮的歷史。日本的陸軍，在世界上算是第一強硬的，我們務要把這世界上最強硬的陸軍來銷滅，奪取世界第一的地位，創造新的鐵軍榮譽。忠誠義勇的官兵們，機會是難得的，為國家民族而犧牲，雖死亦光榮，大家不要錯過了這個報國的機會。大家盡量發揮奮鬥的精神，不慌不忙，把槍瞄準，務要一彈一敵，最低限度，亦要使子彈從敵人耳邊飛過，嚇得他不敢掉頭。子彈用完了，上起刺刀來殺敵，刺刀殺斷了，用槍桿來殺敵，槍桿擊壞了，揮拳去打敵，兩拳打殘了，還有你們的牙齒可以咬敵，忠誠義勇的官兵們，寧為槍下鬼，不作亡國奴，努力奮鬥，堅持到底，民族之再造，就在這一回了。大家殺上去，殺個痛快淋漓，我們的口號：

軍民團結一致

反抗日本侵略

誓死為國家求獨立

誓死為民族求生存

中華民國萬歲

但是今天的戰爭，是我們這一旅在關北和日軍周旋的最後的一次了。從上月二十八晚起，一直對抗到現在，我們的士兵實在亦有相當的勞瘁了。我們的兵力剛夠分配，沒有機會抽調輪流休息，他們間有許多是幾日夜都沒有合過眼的。在精神上，他們雖然仍舊極度奮興，但在身體上是有休息的必要的。不過這是長官們替他們設想，他們自己是會體諒淋漓，不嘗想到休息這一回事。

下午一時五十分的時候，我們接到師長的命令：

- 一、茲奉軍令，派六十師一百二十旅郭旅長才，率所部前往關北援助。
- 二、仰該旅長轉關北防務移交郭旅長接收，即即開全旅向關北進發，整理休息。
- 三、該旅長於本晚十一時以前，移交完畢。

我接到命令後，即偕第五第六兩團遵照辦理。同時郭旅長亦已率一百二十旅官兵趕到。我們正在趕辦移交之際，又接到師長的命令，這是晚上六時左右的事：

- 一、仰該旅長率部在關北進發，有攻擊我軍營區。
- 二、仰該旅長率部在關北進發，即率部五團圍攻我軍營區，并死守之，但與大營無涉，切勿誤傷，並對江方軍隊注意。
- 三、其餘各營，仍照本（五）日午時一命令辦理。

我即令第五團丁團長榮光，在防務移交完畢之後，用汽車運兵，是夜至吳淞增防，第六團開往金家角數日休息，我自己亦帶了旅部職員，連夜趕到吳淞。

閩北方面，以後便由鄧旅長志才，率領一百二十旅的官兵，繼續作光榮的抵抗。鄧旅戰鬪力的堅強，終於使敵人因無法襲取而轉採攻擊的重心。

以上是我們這一旅在閩北作戰的經過，從第一顆子彈起，到全線移防止，我們亦遭受了嚴重的損失，但比起敵人的損失來，則我們的損失是輕。我們可以自慰的是：我們是抱了犧牲的決心而作戰的。我們每個人都預備陣亡，每個人都發誓要殺一個敵手。所以無論戰勝或是戰敗，我們這種決心是可以使我們告無罪於同胞之前的。使閩北成爲灰灰瓦礫之場，這是我們所極爲痛心的，但是這是日人應該負擔的責任，因爲戰端是日人開的，我們不過被迫而採取了自衛的手段罷了。我敢說，我們寧願使閩北在我們掌握之內成爲荒墟，而不願他完完好好地歸到日人的手裏；就是對一般閩北受禍的難民，我亦還是這樣說。犧牲了閩北，無形中一定救回許多其他的地方。我們的親愛的難民和一切因這次戰爭而受禍的同胞，你們一定明瞭這次戰爭的意義。炸燬你們的商店的，是日人的飛機；焚燬你們的房屋，是日人的砲火；殘殺你們的家人的，是日人的刀彈；你們應該永遠不會忘記。這是國仇，比我們任何私人的仇來得重，你們是一定蓄着報復的心理了。這是對的，爲國

家復仇。反之，若沒有這種心理，便不是我們的國民了！爲公，爲私，爲中國爲世界，我們都必須向日人算清我們的血債。時期快到了！我們快要脫離在敵人砲口刀尖威嚇壓迫之下的生活了！中華民族快要取得自由平等的地位了！我們是有力量的，有使我們民族復興的力量！不要自餒！不要懷疑！準備繼續來決戰！

五、吳淞一月

(一) 如何守

有幾位外國朋友曾問我說：

「你們守吳淞是怎麼守的呢？」

在他這樣的問話中，是帶着驚異的成分的。他的意思是說：吳淞爲什麼能夠守，並且能夠守這樣長久的時間？我的答語是：

「因爲我們要守，所以守下去了！」

除了這樣答覆以外，我找不出其他的話。這正如說十九路軍爲什麼能夠和日軍對抗，就是因爲他要對抗一樣。（"Why had we stood there to fight?"）就是這樣的意思。

總指揮的命令是「死守吳淞」。這幾個字已經深入在當時各個戰士的腦經裏。吳淞亦許失守，但這是在我們人盡彈竭之後，敵人亦許佔領吳淞，但他一定要付一倍以上的代價——這是我們當時的態度。守吳淞不是戰略上的成功，亦不是軍事上的堅固，自然更不是戰具上的精利。簡言之，守吳淞只是一個決心，一個抱

性的決心而已。

在當時，我們上下一致的態度是（一）但願戰死，不求生還。

（二）見一個敵人，殺一個敵人。（三）必殺死一個敵人而後自己可

以死這種堅決的態

度使敵人放棄了在

吳淞登陸的企圖。在

事實上，敵人若希圖

直接確實地佔領吳

淞，是非犧牲比我們

多一倍至兩倍的生

命不可的。

但我們終於從

吳淞撤退了，這是使

我非常抱憾的一件

事。我們死守吳淞的

精神沒有盡量地表

演，死守吳淞的計劃

亦沒有完全地實現。

當時我們全線和敵人激戰至最後數日時，因為兵力不夠分配，江

灣廟行一帶非常喫緊，所以把守吳淞的第五團抽調向江灣方面

增援。以至後來實際上在吳淞防守的部隊連義軍在內，還不夠一

是極可敬似的。

千人。如其我們當時還有兩團以上的兵力，則雖然敵人由瀏河穿

陸之後，我們仍然至少可以多守半個月，而於敵人實行佔領之際，

抱同歸於盡的態度，使他們遭受最嚴重的損失，使世界上再無人

敢輕視中國的軍

隊，使全人類都從

新認識中華民族

的精神，但我們這

種計劃竟沒有實

現的機會，我們的

兵力單薄到無可

為戰的地步，使我

們不得不退卻而

為掩土重來之計。

以後我時常嘆息

這種壯烈為國犧

牲的機會，竟讓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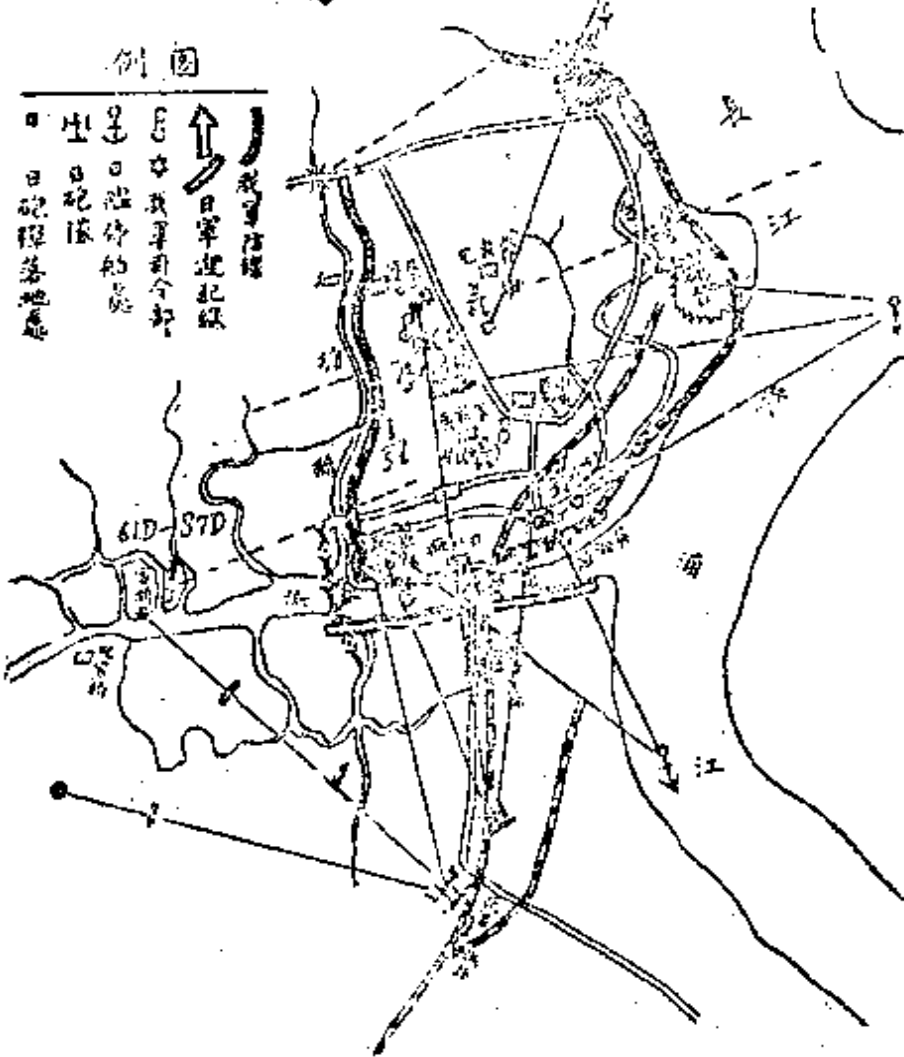
錯過了，痛心得很。

在這一月的

支撐中，團副師長啓秀的謀略和指揮，正參謀主任國珍的策劃與

佈置，鍾團長經瑞丁團長榮光以及其餘的官兵的勇敢和堅決，都

第一至六次吳淞亂戰圖



吳淞方面的戰事是在二月三日上午九時以後開始的。當時

關北方正在激戰，敵人用極猛烈的炮火向我們的陣地壓迫，我們不甘坐受損失，亦令砲兵連、迫擊砲連和鐵道砲隊一齊向敵方還炮，同時爲使我們的砲擊發生充分的威力起見，我並命吳淞砲臺向楊樹浦的日本羅山碼頭一帶轟擊。到十時左右，我們已經發了十餘砲了。旋據鎮守使報告，停泊在吳淞外的敵艦六艘，已一致開始活動，排成一字形，紛紛向我們的吳淞砲臺射擊。我們的砲臺亦奮力還擊，同時守砲臺的第四團第一營，亦開機關槍助戰。劇烈的砲戰，約莫經過兩小時之久。敵方的驅逐艦一艘受了重創，不久即沉沒，另外還有砲艦三艘受傷。我們的砲臺燒砲三門，第四團全無死傷。鎮守使爲防避以後敵艦的砲擊和敵機的轟炸，而以鎮靜的態度，誘待敵人登陸作戰。起見，命兵士們（一）非俟敵兵登陸時不要放槍；（二）增加工事，的強度，並須多掘地窖；（三）上午六時前早餐，下午六時後晚餐。這樣敵機和敵艦便不易得到射擊轟炸的目標了。

這時第四團的陣地是這樣：

第三營及第四連，固守右白龍壩河，大吳橋沿鎮守使吳淞砲臺北碼頭附近止之線，另由該營派出第八連附機關槍兩挺，在羅山碼頭，佔領前進陣地。

第一營在第四連右翼起，沿黃浦江左岸至砲臺右側止之線。

第二營（欠第四連）佔領羅山碼頭，右與第一營，左與獅子林砲臺守備營，切取聯絡。

因敵艦砲火猛烈，位於羅山碼頭。

我在三日下午六時接師長的命令後，除令第五團即用汽車運載向吳淞增防外，自己便連夜先率同旅部職員，在四日上午一時到達吳淞的朱家宅第四團團部，至早上六時，我下了如下的命令：

一、鎮守使在吳淞登陸，有攻我砲臺企圖，我六十餘砲臺在羅山正與敵相持中。

四、旅部在大吳橋一帶警戒。

二、本旅（欠第六團）以掩護我軍左翼之目的，決在吳淞死守，敵如來攻，即以全力撲滅之。

三、第四團在羅山碼頭固守不離，第五團（欠第二營）應沿羅山左岸掘築工事。

爲預備陣地，對江灣方面，由該團派出警戒，并與劉家切取聯絡。

四、第五團二營在朱家宅附近掘築，爲旅部預備隊，各團務將工事據守堅固，完畢後，

即在駐紮行營，加強警戒及掩護。

五、米糧庫應加強警戒。

旅部並在這個時候移駐張家宅，在我們的意想中，敵艦不久一定來作大規模的攻擊的。

（二）四日之戰

上午十一時左右，敵艦十三艘和商船一艘，在黃浦江口內外往來移動，好像有向我方進攻和乘隙登陸的樣子。戰艦既開，我們是無所用其客氣的，便命砲臺向敵艦隨距離射擊。我方發了幾砲後，敵艦即分一部分退出口外，一部分駛進口內，在佔領了適當的海面之後，即一齊向我們的砲臺還砲。一時砲聲大震，愈戰愈烈。第四

國的迫擊砲連亦發砲助戰。同時我們沿江一帶的守兵，亦用機關槍向敵艦射擊，敵艦也用機關槍還擊。這次砲戰的劇烈，是我們以前所未見過的。重量的砲彈，在陣地的前後左右，紛紛雨下，有許多敵彈準確地擊中我們的砲臺，但我們的砲臺仍然發砲，一直到敵艦出現後，這才幾乎全部被燬。當時的敵艦一共有二十四架，在砲臺的上空往返轟炸，拋下重量炸彈無數。激戰約莫二小時後，我們的砲臺已陷於不能動作的地位了。砲臺上的大砲一共給炸燬了六門。要塞司令的參謀長藤××，就是在這一役陣亡的。此外還有副官二人，亦一同殉難。砲臺守備營的官兵，傷亡的亦極多，其餘的在砲火猛烈時，因為實在沒法支持，便都潰散了。

敵人因為戰具上佔極大的優勢，便輕易不肯把機會放過，在我們的砲臺失去了抵抗的力量時，敵艦還是繼續發砲，敵艦亦繼續轟炸，希圖乘機登陸佔領陣地。這時我便令第四團守砲臺灣之一營，派兵一排，扼守砲臺，協同在砲臺左右防守的部隊，死力制止敵人登陸。可是當這一排人爬上砲臺時，即為敵機所炸轟，死傷過半。但留着的仍舊扼守砲臺，奮勇應戰。同時各處陣地，雖然在這種猛烈非凡的砲擊和轟炸之下，仍然堅守原有陣地，不稍搖動。敵人終於沒有法子上岸。一直到下午一時左右，敵人才死心塌地放棄上陸的企圖。砲聲亦漸漸落，但仍繼續地發射，直至五時許才完全停止。這場劇戰中，我們第四團第一營陣亡戰士十名，傷六名，就是扼守砲臺上的那一排的。

從這次劇戰後，我們的砲臺便失其效用。我一面派兵把守，拒絕任何人參觀，一面對外交表示砲臺仍繼續在活動中，並且在裝設新式的大砲。這與其說是用來欺敵人，無寧說是用來安慰自己的軍心和民心。後來有人奇怪我們的砲臺為什麼老是不發砲，對於緊靠江邊的敵艦不與以射擊，不知道其實那時的砲臺已經巡邏軍人的威力都沒有了！由此我們亦可見後來譚副師長堅持奮鬥的艱難！

這時第五團兵力的配備如下：

第一營佔領在白火與橋右邊圍家填補止之地區，右與第三營，左與第四團聯絡。

第三營佔領第一營左側至木橋大橋止之地區，圍圍填補止之地區。

因為第四團第一營在砲臺灣，第二營（欠一連）在寶山城，防線都是很長，而兵力又過於單薄，恐怕敵人乘夜登陸襲擊，兵力不夠應付，所以我命第五團第二營營長黃康，撥出步兵二連，歸團長指揮。黃營長撥出五六兩連，在六時左右趕到。團長即命第五連為第一營的預備隊，第六連接替第四連的陣地，調第四連回寶山城歸第一營建制。

晚上是絕對的寂靜，使人不相信日裏曾經過激烈的戰鬥。

五日上午十時左右，有敵機四架，在我們吳淞鎮陣地上擲了十幾顆炸彈，但一會兒即停止拋擲，大概是因為不見動靜的緣故。同時敵艦五艘，在黃浦江口移動時，亦曾向我們開砲四五十發。我們亦相當還砲，但戰事並不趨於劇烈，除了敵人有上岸的企圖外，